

莉

尼克斯·卡瓦迪亚斯 (希腊) 著

徐燕 译

没几英里了¹，卡拉兰比斯船长喃喃道。我们应该在 Green Island²附近了，但我什么也看不见。如果我祖父在的话，此时肯定已把船停靠到岸边了。

天渐晓。整个小岛出现在我们眼前：高耸挺立、翠色欲流，上面点缀着的楼台如绣在蕾丝上的云片。我在船尾等船靠岸。领航员走了过来，带着小姑娘们上了船。她们是来帮忙的，和拉纤一样，很普遍。船长拿着喇叭，对着我吆喝：

- *这都是些什么人？*

- *就“那些人”，我答道。*

- *她们不该上来。*

我没做声。我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我看到了舰桥上的躁动。领航员威胁说，如果小姑娘们走了，他也要离开。

- *让她们留下吧。*喇叭里又传来了声音。

- *谁？*我问道。

- *那些鬼神派来取你命的婊子。*有了她们帮忙，我们很快就收拾完了。聪明又机灵的她们整理绳索就和玩希腊念珠 Koboloia 一样灵活。

清洁完甲板后，她们又开始另一项工作，在我们的船室打肥皂、扫地、除尘。和码头的其他人一样，她们领不到工钱。中午，我们分给她们一些饭。钟敲响 5 下，一首无声的夜曲掀开了新的篇章——有偿劳务。清晨，我们将船驶入码头。隔天，我们把船停在九龙和香港之间，等着把船交付给新的买主后离开。

- *他们的钱还没准备好呢，船长告诉我说，我看还要耽搁一周左右，真是合我们的意！*

一层薄雾笼罩着两个城，却挡不住无论白昼黑夜都从不消逝的霓虹彩光。我独自坐在饭堂。此时，她就出现在了门口。防止浪扑进船室的巨大台阶挡住了她半个人儿，我只能看见她上半身。她直视着我的双眼，纤细的背上系着一块布，其中两端在她胸前打着结，另外两端系在她的腰间。布里有个 6 个月大的中国男婴，在玩着她的辫子。我和她说，她可以进来。她灵活而优雅地迈过台阶，没有扶任何东西。她穿着衬衣和黑色紧身裤，手里拿着一顶大竹编帽。她动了下肩膀，调整了背后孩子的位置。她看起来也就 8 岁左右。她的小脸很丑，但还是让人忍不住盯着她那双不停闪烁的眼睛看。

¹ 黑体字在原文中所有字母均大写，表强调。下同

² 青州

- 你有什么事儿吗? 我问道。
- 我想给你干活儿, 直到你们离开。她用蹩脚的英语回答道。
- 你会干什么?
- 扫地, 擦洗。我也会补袜子。

她的手会说话。为了让我明白, 她边说边用手比划着。

- 你只要给我和我弟弟吃的就行。我们吃的不多。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

我发现她饥渴地看着桌上的那盘鸡蛋。于是, 我给了她 4 个。她把其中两个放进口袋里, 另外两个拿在手里, 转身准备离开。

- 你去哪儿?
- 回舢舨船³上, 我家。
- 你怎么从绳梯下去呀?
- 你来看。

我们来到船舷。她毫无征兆地突然将手里的两个鸡蛋扔下船, 紧接着剩下的两个也扔了下去。我探头从船上望下去, 看见 5 双高举着的手。鸡蛋一个都没破。她像猴子一样麻利地爬下绳梯。我们周围大约围了 10 艘小戎克船——洗衣店、裁缝店、咖啡馆、杂货店、牙医、针灸。每艘都挂着一只带画的旗。画着一株黄色三叶草的是妓院。晚上, 旗子都会降下来, 挂上灯笼。小女孩所在的船上什么也没卖。说明这是艘“乞讨船”。

过了一会儿, 她又回来了, 仍背着她的弟弟。她解开布, 小心翼翼地将弟弟放到由一堆缆绳盘绕而成的圈里。她站到我面前, 为了显得高一点儿, 她轻轻地踮起了脚尖。

- 那, 你要雇佣我吗?
- 雇。你叫什么名字?

她说的我根本记不住, 也念不出。

- 我就叫你莉好了, 我对她说。

她同意了。

- 你多大了?

她举起双手, 伸出 10 个手指。

³ 原文中作者标注“Sampan (舢舨船): 住家船, 水上商店等。”

我明白了。

- 你在哪儿出生的?

- 就在舢舨船上。我和其他几万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一样，从没上过陆地。我们被称作“蚕民”。我们不允许离开船，也没有法律权利。有些人用伪造的身份逃走了，政府就当不知道此事。

- 如果有人是在船上去世了呢?

- 尸船就会开来，那是艘挂着大帆布的戎克船。它开往深海，把尸体沉到海里。

- 你不想看看香港吗？不想出去看看吗？

- 我很了解香港。一个教书先生和一个说书人每 7 天就会来一次。一个教我们读写，另一个给我们讲那两个城的故事。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到糟糕的邻市转一圈，再把你带回来，完全不会迷失方向。要试试吗？你从哪儿来？

- 一个离这里很远的地方，一个你们称作 Hsi La Kuo（希腊国）的国家。

她听懂了我的汉语，很开心。

- 你会说汉语吗？是在 Peioing（北京）学的吗？

- Pu Shih（不是）。但我是在 Tung Sun Sheng（满洲里）出生的。

她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然后诡笑着说：

- 那我们走着瞧。你要在这里呆多久？

- 大约 10 天。

-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在短时间内教会你标准的粤语。

- 我们做不到的。你要全天给我干活，还要打扫餐厅和无线电室。你要多少工钱？

- 你给我多少我就要多少，她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但我要带着我弟弟，他很勇敢，都不哭。他是众多兄弟姐妹中我唯一熟悉的，其他的都搬走了，和渔夫们一起干活。

她沉默了。

- 那家里其他人呢？

她想了下。

- 都不在。我娘住在下面，和我祖父祖母一起。

- 我们去吃饭吧，我说。

.....

莉

下午，我上到无线电室。这里和我的房间一样，干净地发光发亮。小女孩坐在一个低矮的台阶上，小男婴则睡在她的大腿上。

她起身，把男婴绑在背上。

- 这么多书，她说，都是你的吗？

- 对。

- 你都读过了？

- 全都读过了。

- 那你肯定懂很多东西。

肯定不如你知道的多，我心想，要和你学我不知道的东西，从现在起得需要 40 年吧。

- 我识字，她说。但是我更喜欢听别人给我讲故事，这样我能更明白些。我还有个旧望远镜，能看到对面山顶发生的一切。

- 你想爬上去吗？

她撅起了小嘴。

- 我不知道，她对我说。太难了。你今晚想上岛上看看吗？

- 不想。

- 那就和乐师们一起上舢舨船吧。就是那艘标着“Ta Lo⁴”字样的船。我还从没去过那儿呢。但我每晚都听着曲儿睡。

我们来到厨房。之后，她顺着绳梯爬了下去。

午夜，我们办了件蠢事。我们将一个个灯笼摆在台阶上，这样，姑娘们就上来了。那艘三叶草舢舨船朝我们划来。我们分散在各个船室里。之后，当我们到甲板上透气时，看到大约 300 个姑娘挤满了我们整条船。我们忘了把“暗号”撤走。她们轻声交

⁴ “打锣”

谈着，声音非常清晰，犹如丝丝细雨。她们听完我们的解释后，便笑着离开了。我们还和我们的“姑娘们”待在一起。老鸨则坐在船尾数钱。

莉

中国女人拥有我这一生见过最美的腿。一条粉色的细缝像盛开的花朵，犹如一只半闭的梦眼。它的植被像谷刺一样高，犹如一个年轻的中国男子下巴上稀疏的小胡子。

黎明时分，陪我的姑娘起来了，准备离开。她出去时，正好碰到莉。她们停下脚步，问候彼此。莉走了进来，放下小家伙。莉梳过那小家伙稀少的头发，小家伙头顶上扎着的那撮儿小辫儿像极了一束茉莉花。

- 快看他，她说，多漂亮呀！这是花束头。
- 你见过花吗？我问道。
- 嗯，见过很多次。
- 你有花盆吗？
- 没有，花在舢舨船上长不好。但每当城里有花节的时候，舢舨船会载满人，装满鲜花。这些花随后会被撒在大海上。我们就收集花环，许多花环都被水流卷走了。
- Green Island，我对她说，上面开满了鲜花，就前面那个岛。你去过吗？
- 没有。但我知道它。早前，那里住着些开着大戎克船、抢劫其他船只的人们。其中一个宫殿里住着一个出身大户的老头，他养了大概 200 个小女孩，给她们吃的穿的，让她们天天在园子里跑。晚上，她们便监视我们中一些快长成的姑娘们。如果逃跑被她们捉住了，便会被绑着扔到海里。
- 传说吧，我对她说，是说书人给你们讲的故事吧。
- 不，我说的都是真的。她们时不时地会停到我们的家门前，挑选漂亮的女孩子。女孩们都把能去那儿当作荣耀。
- 你想去吗？

她站直了身子，双手交叉在胸前，对我说：

- Lao Pu (绝不)！

她转过身去，看着正在摆弄我的鞋的弟弟。

- 我也绝不允许打渔的把我弟弟从我身边带走。

我担心她会哭。但中国女孩儿只会在关系亲密的人面前哭。她说话时，我轻轻地把她拉过来，想让她坐在我大腿上。她拒绝后，飞快地跑走了——第一次——没带上她弟弟。我很伤心，也害怕这个 10 岁小女孩儿误解我的这一举动。还没等我想完，她就回来了，手里还牵着她 18 岁的女同胞。

— 我还小，她很严肃地对我说。我还没学过那些功夫活儿，这个丫头，她懂，昨晚陪你们的那些姑娘们也是专门干这个的。

我向她解释原委。

— 那你给她点东西，打发她走吧。要不她会伤心的。

写字台上放着些零钱。我对莉说，她想要多少就拿多少。

— 你应该拿给她。她说，我不能碰别人的钱。别乱放钱，那是种诱惑。晚上，当她准备走的时候，我问她第二天是否想和我一起去城里转转。

她把她那双小眼睛睁得大大的。

— 你是说真的吗？

我举起手，对着塔发誓。她信了。

— 那我也要带着我弟弟。

— 不行。我们可以给他带点东西回来。

— 好吧……一个糖稀吹的苹果，一个纸公鸡。



破晓前，莉在舷梯低矮的木制踏板上等我。她仍穿着熨过的日常便服。没人从那艘舢舨船里出来送她。我们的船来了，莉坐在我身旁，我们出发。她看上去和平常一样，既不高兴也不哀伤。她想事情出了神儿。大概过了十分钟，我们到了干诺道码头。第一次踏上陆地的小生物，不愿纡尊降贵握住从岸上伸来的援助之手。一排绿色的人力车在等生意。莉不让我坐。我们向山上走了会儿，便来到香港最热闹的皇后大道。她并没有像小尾巴一样跟着我，而是走在我旁边。她四处张望着，看起来即不兴奋，也不惊讶。但我发现，她走着走着，会突然耸起肩膀，好似一股电流穿过她一般，其实她是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

我们来到了“China Emporium”，一座巨大的建筑，像伍尔沃斯那种商店。我们沿着弧形的楼梯来到卖儿童用品的那层。我把莉交给一个年轻、带着会意微笑的中国女人后，便在一旁等着。过了大概半小时，她又将莉带了回来。莉从头到脚变了个样。只有那张脸没有变，没有一丝骄傲，只有高贵。那个漂亮的售货员手里拿着一包东西。——这是她之前穿的衣服，她对我说，她没用“旧”这个词。我说她可以把那些衣服扔了。她弯下腰，和莉耳语了一会儿。莉抓过那包衣服，对她来说扔掉太可惜了。我说服她先把那包衣服放在这儿，等晚上回来再取。她拿过收据，收了起来。我们从商场出来。我提议去吃早饭。她拒绝说：——我要先去找我哥。他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时候，我还是个婴儿。之后他再没来找过我们。我娘让我捎个话给他。我得去找他。如果你愿意，可以在这个大门口等我，我很快就出来。

——你认识路吗？你说你从没上过陆地啊。

——我说的是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陆地上。但是，和你比起来，我更容易找到路呀。

她自己一个人我不放心。我们上了辆有轨电车，到了城西。我们来到一家铁匠铺。一个大约 8 岁、浑身脏兮兮的男孩儿一脸狰狞地走了出来。没有寒暄，便直接和莉说起话来。他转过身，很凶恶地看着我说：

——你为她付了多少钱？

我尽力保持镇定，和他解释没这回事儿。

——少胡扯！他对我说，你要给我多少？

——一毛不给。

——那我就要留下她。如果你有卖身契，证明你买了她的话，给我点钱，你从这儿带走她。如果没，那你走着瞧。

我们说话的时候，莉就站在我们中间，像只要攻击人的小老虎。她要攻击的目标当然不是我。

——随便你怎样，我对他说，但是要快，我赶时间。

他看起来被我吓到了。便干笑着。

——那我要把她带走了，我对他说。

他做出一副臭乞丐的表情，弯下腰向我讨要几个便士。我掏出几个钢蹦。莉突然抓住我的手，钱滑落到地上，他立马弯下腰去捡。莉从路边捡了一把泥，朝他的头丢了过去。就像我们外国人对别人吐口水一样，这在中国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

.....

- 现在，我说，我们去喝茶。然后去太平山顶吃东西。

- 现在还不行。我要去看我姐姐。我也要给她捎句话。

我们来到一座像圣幛一样的旧砖房前，房子由几根柱子撑起，房顶呈波浪形斜下，将它的影子投到橘色的墙身。

我们上了三个台阶。此时，我们的心跳得很快，仿佛要进入一个神圣的地方。我们进入内堂，里面是木墙，墙上画着湖、小桥还有佛塔。小木凳上坐着几个稚嫩的女孩儿，身前的桌上放着茶具。她们低语着。莉走到内堂中间，环顾了下四周，说了些什么。一个漂亮、瘦小的女孩，没有起身，向莉伸开双手，莉蹦蹦跳跳地跑了过去。女孩将衣服撇向两边，露出美丽的双腿。她将莉拉到身边，温柔地抱着她。其他的女孩站起身，给她们腾出位置。我坐在角落，低着头，无法思考任何事情。正午，一道阳光射向俩姐妹。我看着她们的脸，时而发光，时而变暗。突然，姐姐看起来生气了。从莉的手势看得出，莉在央求她什么。姐姐温柔地将莉从腿上抱下，放到凳子上，便朝我走来，知书达理地微微鞠了个躬，是那种受过私塾教育的女学生才会做的动作。她将双手合十放到我胸口，然后转身离开了。一个女孩端来茶壶，给我倒了碗茶。整个过程中莉完全没看我。另一个女孩拿来一盘撒了糖的苹果和彩色的烤雏豆。莉放了颗豆到嘴里，并把剩下的豆子用一张纸包了起来。莉的姐姐走了过来，拿了一小包东西给她。然后将莉放到腿上。她们沉默着。不一会儿，她抱起莉，将莉高高举起，并暗示我，让我张开双臂，她将莉放到我双臂中，又迅速将她抱了回去，带她到了窗边，掀起芦苇帘，让她可以看到窗外。之后，她走到我身边，屈下双膝，低下头，又将头抬起，深情地望着我的眼睛。于是，我鞠了个躬，举起她的两个衣角，放到我的额头前。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也许是完全遗忘的儿时记忆此时帮了我），我做了在这个国家只有在拜见贵族时出于恭敬对方的家族才会做的动作。

所有的女孩表情严肃地将我们围了起来，仿佛她们要陪着我们，支持我们。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莉不走，她唱着跳着。

莉

我们乘着维多利亚峰的盘山小火车，穿过茂密的树林爬向山顶。Happy Valley 和周围布有香胶树的龙塔映入眼帘，我们到达了山顶，远处是被许多小岛围着的大陆。我们用为游客提供的望远镜看到了虎门海湾，还有清澈的珠江水与从广州排出的污水纵横交错。我们坐在全港最大的 restaurant 里。那天，大使馆的官员们——“H.K.高层”、碰运气的冒险家，在这一天都坐在餐厅的露台上。莉摘下她的新圆顶草帽，在餐厅里转了一大圈，百无聊赖地来来回回去了露台几次，又走了回来。

- 你饿了吗？我问她

- 不饿。

我发现，她的眼睛更饥渴些。她尽量不让自己的好奇表现出来。我把中文菜单递给她，自己拿起洋文菜单。她有意让服务员在旁边等了会儿才点菜。

- *Abalone soup* (鲍鱼粥), *Pay Daahn* (变蛋)。

服务员转过身问我。

- 您呢？

- 一样。

莉跳了起来。

- 你也要吃中国的鸡蛋？

- 对啊。

- 那你之前吃过吗？

- 当然。

- 你知道它怎么做的吗？

- 不知道。来给我讲讲。

- 你们竟骗人。听着：将石松灰、煤灰、柳树灰、茶叶、石灰和盐混在一起，和成泥。用勺子把鸡蛋一个个裹上泥，放进大坛子里，千万不要用手碰。在中间放点土，别让鸡蛋挨在一起。最后，全部用土盖住，放在冷屋子里 100 天。只能 100 天，一天都不能多。在腌鸡蛋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能说。你要遵守沉默法则。明白了吗？

- 嗯，然后呢？

- 等上菜。

鸡蛋之前都没被动过，可以说是“当天新鲜的”。它们闻起来怪怪的。

- 不这么拿筷子。她对我说。我给你示范。

她说着，便轻轻地握起我的手。

- 握紧，只动上面那根，不动下面那根。谁教你两根筷子一起动的？

- 一个哈尔滨的满州女人。

- 所以你拿筷子的方式不对。你还记得她吗？

- 记得。她那时 16 岁，她的那根辫子编的很紧，她闻起来像，像什么我不记得了。

- 湿木头？

- 或许吧。

- 那我们南方人闻起来像什么呢？

- 像洋甘菊。

她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解释给她听。

- 如果你说像茶，那我或许会接受。但你说的东西我不认识，更没闻过。像 ya p'ien yen (鸦片烟) 吗？

- 不像。

- 那你吸过鸦片吗？

- 经常吸。

- 你喜欢吗？

- 喜欢，也不喜欢。你吸过吗？

- 当然！不止一次。

- 你还这么小？

- 我祖父每月都吸，我们全家一起吸。

- 那你喜欢吗？

- 感觉像是在漫游。你明白?

她说着就坐下了。像这些幸运、年轻的小女孩，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在轮船、火车和高级餐厅里的举止。她用刀叉时，是那么的优雅和自信，好像她跟瑞士的护士学习过一样。而这些都是她刚才去 Peak Hotel⁵露台闲逛时短时间内学会的。

莉

我是个大笨蛋——是我认识的人中最笨的——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我总会说些和当下情况无关紧要但大家都会记住的东西。而记得最清楚的人，是我。当我想入睡时，说过的话都会浮现在我脑海中，折磨着我。这都是我自找的。

- 如果我走了，你会想我吗？我问她。你会想起我吗？

她没有回答。我干嘛问这个？为了让她感谢我？为了让她表示对我的亏欠？鬼才知道。我鬼使神差地破坏了这美好的气氛，让其他人都转身离我而去。

她沉默着，望向远方那座位于澳门方向隐约可见的 Lapa 小岛。她开始自言自语，旁若无人。

- 那里是虎门，还有载你去黄埔、广州的珠江。我们和白人那儿打了好多年了。白人有大炮。我们只有些白人卖给我们的旧武器。其实，我们不是用那些武器抗争的，霍乱才是我们的武器；好多人死于天花。他们是那么的年轻、帅气，一头金发。活下来的人身上都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其中一个年轻的男子毁容后无面目回家。他留在了这里，穿上我们的衣服，忘掉母语，和苦力一样拉人力车。但他从不拉自己民族的人，只拉中国人。我祖父和他打过交道。

她不说话了。脸上浮现一丝失落。

- 我很抱歉，她喃喃自语。没有什么比同情别人更糟的事了，但让别人厌恶自己却比这更糟。我是不会在他面前表现出厌恶的。

不知是不是后悔自己刚说过的话，她将手指放到我放松垂下的那只手上，只是这样。我们离开了餐厅，来到 Carousel。在那里，我看到她孩子气的一面被唤醒了。当过山车垂直落下又飞起的时候，她紧靠着我，笑着，叫着。她不想走。再玩一下吧，她对我说，就一下。我想，她大概连自己的家舢舨船都忘记了吧。

⁵ 香港山顶餐厅

.....

莉

我们沿着拱顶的林荫道朝着码头方向走。归途。这正是出埃及记的时间⁶。一条大河清洗了整个中国，将所有的黑商人、妓女和黑帮像死鱼一般卷走，冲到两个大池塘中——两个名叫 Hong Kong⁷和 Macao⁸的大沼泽中。像一个从不停息的节日，日复一日，周而复始。那些来自上海、北京、有着三寸金莲的、从没见过城市白天的高级妓女，穿着她们昂贵的衣裳，戴着价值不菲的金首饰，坐在由浑身脏兮兮的苦力拉着、刺眼的人力车里，撩起衣角，向路人打着招呼。其余的则站在像是卖布偶的商店门口，一些最普通的就用手轻轻触碰路人的胳膊。我无从得知她们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睡觉。也许在另一个世界的某个时候吧。路上的小贩就像卖炒鹰嘴豆一样，当街贩卖鸦片和可卡因。大烟那扣人心弦的香气像云一样围绕着每个人。还有贩卖童男童女的小贩，他们不仅手续齐全，还带政府印章，明码标价——一百“香港美元”⁹一个。许多母亲直到孩子被卖掉的那刻还在和孩子做最后的道别：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在梳理自己孩子的辫子和衣服时，她们的手仿佛在哭，当手指轻抚过孩子时，只有痛彻心扉与绝望。我突然发现哪里不太对劲；小家伙一下子不见了，我发现她躲在柱子后面，很不安。

- 你走我前面，我对她说，让我看到你的小辫子。我想起那个在我面前走失的米蒂利尼岛小女孩，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当我在贝鲁特重新找到她时，我的内心根本无法平静。我永远都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

我们上了船载小艇。莉坐在我旁边，立马就睡着了。我们回到船上。这是她第一次不想回舢舨船。她在沙发上铺了被单，整理她买的東西。她请我转过去，面向木制屏风，以便她脱衣服；她说她要休息时，我才转过头来。她已整齐地将新衣服放到一个凳子上。她平躺着，手当枕头枕。我吸着烟。

- 我给你讲个故事，她小声说道。像珠江一样长。

⁶ 20 世纪 40 年代，在中国和希腊都爆发了战争。

⁷ 香港。

⁸ 澳门。

⁹ 即港元。原文作者自己造了一个词，将希腊词香港（Χονγκ Κονγκ）两个字合并，并去掉了第二个“k”和第二个“g”（γκ）在结尾加了“έζικος”表示香港的。

我等她开讲。我坐起来，看着她。她睡着了。清晨，我听到她在船舱里走来走去。我的被单大概是掉到地上了，全身赤裸。我迷迷糊糊地看到她怎样捡起单子，小心翼翼地盖在该盖的地方，盖在她的女同胞们不希望我盖住的地方。我又睡着了。

莉

中午，接到命令，我告诉她 – 我们明天可能就要坐着 *Asia Triestino* 号离开了。她没有表现得很兴奋。我们一起打包我的行李。我把我的被单、枕头、床垫还有两条爱尔兰床单送给了她。有船员叫我。我走进船长的船室。卡拉兰比斯船长表情严肃地将他的胳膊搭到我的肩上。

– 把剩下的鸡蛋，他说，还有一打鲑鱼罐头都给你的小保姆拿去吧，免得坏了。

她每天早上都来帮我把暖水瓶灌满水。我转述给莉。

– 发财咯，她说。舢舨船上的所有女人都没有我富有。

她低下了头。

– 谢谢是很俗气的报酬。当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彼此带有对方的气息，根本没有谈报酬的空间。

– 我还会回来的，我对她说。

– 从没有人回来过。善良的龙只会下一次凡到我们家里来。许多人都没见过它。但我见过。

– 你为什么不用马尼拉绳索绑住它，不让它离开你？

– 每次人们碰到它，它都会变小。会变成像我指甲盖这么小的虫。绑住它，它就不能再做好事了。

– 它长什么样？

– 它被金线绣在山东丝绸上。

– 它怎样帮人？

– 它从不帮人，而是及时阻止不幸发生。它会在有人掉进河里、而他的同胞没人帮他之前现身。他们也不能帮他。在人落水之前出现才是正确的。

她就是个小侏儒，我想。她说话的方式太不寻常了。

- 你说实话, 和我说实话, 我问她, 你到底多大?
- 和你昨天问我的时候一样大。十岁。为什么这么问?

她大概是在半夜的时候离开的。我等她回来和我道别, 等了很久。她没有再出现。

莉

*Dodwell & Co.*¹⁰最大的船载小艇在早上八点驶近 *Proteas* 号。我们爬下绳梯, 所有人都转过身, 注视着我们将交付到陌生人手中的船。每个人都怀念着它的魅力, 忘记了它的缺陷。周围一艘舢舨船都没有, 一艘戎克船都没。

比雷埃夫斯海关处的检察员在检查我的行李时, 从一个自我们离开船的那天后都没打开过的行李袋底部发现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后, 小心翼翼地卷开一个破旧的小旗, 沿着旗子有一条用金线绣着、已褪色的龙。

他称之为“无用之物”, 随手将其放回了原处。

1968年12月25日

¹⁰ 天祥洋行